

# 张笑天文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33

过门，王夫人心里也不舒服，她觉得自己人老珠黄了，才死活不肯跟我戚继光蓟州上任。好歹有祚国是她的慰藉，他们没有考虑她的感受，硬把孩子从她手里夺走了，从她那里想，她的报复也情有可原。

沈四维说，到这时候了，你还这么宽容！她全不念夫妻情义，把事做得这么绝，这是往你伤口上撒盐哪。

戚继光说，随她去吧。该来的都会来。

沈四维说，既已看开，就不必心灰意冷，也不必盼着柳暗花明。

这后一句是有所指的，戚继光雄心不减，病中还盼着朝廷能记起他，能起复他为国效力呢，沈四维对这想法感到可笑、可怜，又不忍心刺伤他，不过暗点一句而已。

戚继光也装不懂，不答腔。他仰望蓬莱阁说，我回乡毕竟修葺了蓬莱阁，建了家庙，供后人四时祭祖，我已没有憾事了。

沈四维明明知道，这不是他心里话。

戚继光说，他已是罢官闲居的人，本应老守田园，可是听说北方边患又起，他心里老是放不下呀。听说朵颜三部在长昂统领下，又不断侵扰边境，总督周泳、总兵杨四畏拒敌不力都获罪了。北边堪忧啊！他多么希望这时候皇上会记起他戚继光啊！

沈四维埋怨他，你看你，都到了这地步，还是想为朝廷效力呀。人家早把你忘了。

平时忘了没关系，戚继光说，国家危难时想起我来也行啊。

沈四维早伤透了心，你忘了那些人攻击你烧账本、是张居正死党了？忘了攻击你，说你深更半夜出入张居正府是密谋反叛了？忘了说你指使什么王大臣要刺杀皇帝了？

虽然戚继光心上有伤痕、血痕，可他仍然宽以待人，假的真不了嘛！

沈四维试图打掉他最后的幻想，就说，可罢你官是真的呀！连继美和胡守仁都受牵连丢了官，不然你弟弟他能早早死去吗？

你真是愚忠啊！

这一说，戚继光心里如刀绞般难受，但他还是自欺欺人地说，白的黑不了，黑的白不了，时光会把我的的人格漂洗清白。

沈四维长叹一声，谭纶生前一点没说错，戚继光真的不可救药。她知道，戚继光是在等朝廷的圣旨，河南道御史傅光宅上疏有些日子了吧？好在还有一个明白人！他力荐戚继光出任镇守北疆大吏，戚继光嘴上不说，她知道他一直在等、在盼。

戚继光否认，说他没等，也不抱幻想。

沈四维说，你还没看开吗？唐代诗人罗隐有两句诗，说得最明白不过了。

戚继光问是哪两句？

沈四维便念了出来：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。

戚继光长叹一声，是呀。我也想起了张居正说过的话。

沈四维问他，什么话？

戚继光说，张居正告诉过他，官位越高得罪人越多，日后不挖坟掘墓、鞭尸三百就万幸了。

沈四维感慨万分，真不幸让他言中了。

想想张居正，戚继光说自己这点挫折又算什么？鸟尽弓藏、兔死狗烹，古往今来平常事呀。

沈四维笑，终于揭了戚继光老底，你别自己骗自己了，你一直在等，还想为国效力，你都等不及了，才派陈子平和戚娴进京去打探消息。

被戳穿了的戚继光只得说，我的心事瞒不过你。你看我这样子，还能征战沙场吗？

沈四维觉得自己的丈夫又可敬又可怜，只得反过来安慰他说，怎么不能，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呀。

得到爱妻的鼓励，戚继光踌躇满志地说，方才你是故意气我，这句话才是你本心。还是你知我心。陈子平他们也该回来了？

一阵木楼梯响，二人回头，果见戚娴和陈子平征尘未洗，登楼而来。

戚继光一双满怀希望的眼睛眼巴巴地看着他二人。

沈四维见他二人迟疑，就问，没有准信？

戚娴很气愤，真不像话，还指望出山？哼，连上疏力荐哥哥的御史傅光宅都获罪了。

戚继光木然。沈四维惊问，为什么？

陈子平愤愤地说，不是贤相当国的时候了，傅光宅因为荐戚大人，被革职留任，罚俸三个月。

戚继光双目呆滞，什么都没说，他摇晃着站起来，凭栏远眺一片红光的大海，像是喃喃自语，你们看见了吗？海上有马、步、车兵在厮杀。

沈四维也凑过来，以为出现海市蜃楼了，可她怎么看不见，黛色波涛上只有沉沉暮霭。

戚继光的确看见了，那也许是幻觉，他眼前的大海，幻化成一片浩瀚的大沙漠，千军万马正在厮杀，而那在沙尘中时隐时现的大纛上，一个巨大的“戚”字格外醒目。

忽然，咕咚一声，戚继光两眼一闭，口吐鲜血，翻倒在蓬莱阁中。

亲人们叫着扑上去，戚继光再也没有醒来。

一颗璀璨的将星陨落了，这一天是万历十五年（1588）十二月十二日。一代伟大的民族英雄、杰出的军事家怀着“壮志未酬身先死”的遗憾，走完了他的六十个春秋。戚祚国进京为父请求恤典，居然不给，直到万历末年，才得谥号“武庄”，崇祯八年，才得在蓬莱建“表功祠”。

但浩荡的大海、无垠的沙漠却珍藏着他一生的荣辱。



ISBN 978-7-206-10676-7



定价:800.00元(套)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 张笑天文集

长篇小说 戚继光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2008年12月，访问印尼途径马六甲，拜谒郑和庙。

# 第一章

浓黑的夜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嘉兴城笼罩在一片朦胧的夜幕中，护城河边堆满鹿砦，吊桥高高吊在半空，城门紧闭，城墙上灯盏环列，柝声此起彼伏，模糊的灯光下，可见戍守城垣的明军官兵走动的身影。

城外尽是哇哩哇啦的日语，围困嘉兴的倭寇叫嚣之声可闻，他们燃起无数篝火，已形成包围态势，守城明军正严阵以待。

突然，南城门吊桥放下，城门开启的瞬间，冲出一骑快马，一个红战袍、白盔白甲的青年壮士躬身马背上，飞驰出城。

倭寇发觉，挥舞长把倭刀嗷嗷叫着向壮士围攻。城上明军射出密集的箭雨，掩护壮士突围。倏然间他已冲入倭阵，面对蚁拥蜂攒般围上来的倭寇挥刀左杀右砍，硬是杀开一条血路。倭寇箭矢如雨，壮士举双剑拨落的箭矢，铮然有声，纷纷落于马下。

刚突出重围，又一股倭寇围拢来，当更密集的箭矢射来时，壮士来了个漂亮的镗里藏身，坐骑腾空一跃，得以迅速冲出险



境。

当壮士复又坐于马上时，天已微明，我们才发现她是一个女扮男装、英气逼人的少女，柳眉、凤目，韶秀出众。

此时倭寇已被她甩在身后，她策马狂驰，向杭州方向进发。

她就是守嘉兴城的江南总督张经过继出去的女儿沈四维。

张经是福建侯官人，正德年间进士，曾任南京兵部尚书、太仆寺卿。因倭寇祸乱东南沿海，前任总督朱纨虽然屡挫倭寇之锋，被人陷害被逮入京师问罪，不堪受辱，含恨自尽。这一来，倭寇气焰更为嚣张，苏、浙、闽各省不时被抢掠，已无宁日，嘉靖十六年，张经以兵部侍郎、右都御史身份总督两广军务，他就是在这种乱势中临危受命，走上抗倭前线的。

时值明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）初，多年为害江浙的倭寇啸聚登陆于浙江，贼势猖獗，接连进犯嘉兴、宁海，张经亲自率兵守嘉兴，浙江巡抚李天宠固守杭州，他们正蓄势待发，准备选择时机给倭寇痛击。

此时倭寇正在血洗宁海，城外数十里血流成河，大批持长刀、火铳的倭寇攻下城垣，正在城内外烧杀淫掠。

城中被抢劫一空，倭寇抱着金银珠宝、背着布匹从各家各户出来。

倭寇放火焚毁民宅，黑烟腾空，城市上空一片阴霾，街上尸体纵横，污血横流。

百姓仓皇逃难，一片哭叫声。倭寇逢人便砍，把女人赶到一起，公然当众奸淫。

他们把幼儿挑在竹竿上，再丢进滚水中煮死，狂笑取乐。

倭寇把反抗者集中绑起来，四周堆上干柴，泼上桐油引火焚烧。

大批逃难百姓涌向嘉兴，倭寇尾随而来。难民视张经为他们的守护神，纷纷逃往嘉兴，此前张经毕竟在后塘湾大败过倭寇，

他是黎庶的依靠。

天亮时分，江南总督张经正提剑巡逻在嘉兴北城楼，城上防守森严，士兵环列，城门楼大纛上大书“右都御史、兵部侍郎、总督江南、江北、浙江、山东、福建、湖广诸军张”的字样。张经虽是白面书生模样，但那一双目光凌厉的眼睛和三绺稀疏飘逸的长髯，给他增添了勇武之气，看上去是一员睿智而刚毅的儒将。

忽闻城外竹林里呐喊声与啼哭声顿起，张经一边手搭凉棚瞭望，一边问跟前的总兵俞大猷是怎么回事，还没等俞大猷回答，已见大批难民逃到城下，面对紧闭的城门，百姓呼天抢地，无路可走，背后追击的倭寇已到，城楼上的张经见状大喊快开城门，放百姓入城避难。

参将卢镗很担心，提出疑义，万一……倭寇趁势跟难民进城怎么办？万一倭寇有意将探子混入难民里，进城后里应外合怎么办？

张经不悦了，到了百姓生死存亡关头，哪来那么多“万一”！难道眼看着倭寇在他这堂堂总督眼皮底下残害百姓而不施救吗？他声色俱厉地下令开城门！并让俞大猷率兵出击，掩护难民入城。

一声号炮，城上明军箭发如蝗，阻遏倭寇，同时吊桥放下，城门洞开，总兵俞大猷率兵冲出城门接应入城百姓。

俞大猷率部阻击倭寇成功，倭寇被击溃，扔下几十具尸体，不得不后撤，在官军掩护下，逃难百姓进入嘉兴城。

## 二

沈四维已经进了杭州城，在李天宠大帐前滚鞍落马，李天宠

迎出帐来，看一眼英姿勃勃的沈四维，笑道，廷彝兄舍得把爱女派出来当信使，可见形势紧急了。

沈四维一边行礼一边将张经的亲笔信交给李天宠巡抚，同时附耳低声嘱咐李天宠，千万别说破了，军中还没人知道她是女扮男装呢，更不知她是总督大人的千金，因为她姓沈，而不姓张。

李天宠把她领进公事房，马弁倒了茶退出。沈四维的身世，李天宠是知道其中缘故的，沈四维没出生时，一个瞎和尚登门来算命，说张经府上将在四个月后初八子时降生一女婴，但此女命硬，克父母。

张经叫人把瞎和尚轰了出去，他向来不信邪，讨厌方士、术士们胡说八道。是呀，张经虽有四五房妻妾，那时并没发现哪个有身孕。瞎和尚也不分辩，哂笑而去，说他四个月后初八过了子时，再来讨喜酒喝。

瞎和尚走后一个月，张经的三姨太突然显怀，这让张经又惊又喜。他怪三姨太秘而不宣，三姨太却有她的道理，哪一房都想生子争宠，无子，则无地位，早早宣布有了身孕，必招致别人嫉恨，万一有人使坏，暗下堕胎药，岂不惹祸上身？这种事，在豪门大户并不少见。

沈四维果然出生在初八子时。张经于无意中得女，不得不折服那个瞎和尚未卜先知的本事，想起他说的日后克父母，难免是讖语，很觉别扭，心里犯寻思，正想到远近寺庙里去寻访瞎和尚，巧的是沈四维落草那天，瞎和尚如期而至。

张经给了他十两银子的布施，让他给个破解的办法。这瞎和尚先是恭维一番，说此女是头顶将星来到人间的，别看她是女流，虽不能封侯拜相，可名气满乾坤，日后你张氏一门全靠她光宗耀祖。

张经半信半疑，他最关心的是此女是否真的克父母。瞎和尚说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只能试试看。破解之法，是把她过继

给一个武将为义女，从小习武。

于是沈四维从小过继给远房姑父沈严淦，沈严淦当过羽林军教头，十八般武艺精通，沈四维真的从小学了些拳脚、剑术。除了认个名义上的养父，沈四维并没割断与生父家的任何联系。

李天宠展信看罢，赞同张经的计策。

原来张经故意据城而守，在倭寇面前显出畏缩不敢战的样子，先不与倭寇交锋，给敌人以错觉，现已牵住倭寇的鼻子，把倭寇诱至嘉兴城下，明天出城与之交战，然后佯败，退往嘉兴北的王江泾，骄狂的倭寇必穷追不舍，出于确保倭寇登陆地，他们也必回师。正好施展诱敌深入之计，待倭寇进入伏击圈，再水陆齐击，定能灭其主力。

李天宠也认为时机已到，此前明军还不占绝对优势，张总督通过朝廷，拟从广西征调的瓦氏兵、广东狼土兵和永顺、保靖之援兵，相对来说，比松散的官军流兵、世兵都勇猛强悍，现已陆续到达，足可以横扫倭寇了。

沈四维告诉李天宠，张经准备派参将卢镗正面诱敌，另命总兵俞大猷督设伏兵由泖湖趋平望，张网以待。

李天宠完全赞同，答应依张大人锦囊妙计行事，他这边，将亲率汤克宽舟师，由中路击之，三路官军会师于嘉兴北的王江泾。倭寇一心围城，王江泾是倭寇登陆巢穴，王江泾有失，倭寇必回师来救，正好瓮中捉鳖，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断其后路！

李天宠随后又叹了口气。沈四维问他，为何叹气？

李天宠手指伸进茶盏蘸了一下，在茶桌上写了个“赵”字。

沈四维立刻明白他所指了。她说：“不必管他，他根本不懂用兵，论官阶，也没我父亲大。”

李天宠摇头道：“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呀！与你父亲如出一辙。”赵文华虽是个“狗尿台”，可他长在金銮殿上。这种人，做蜜不甜，做醋可是够酸的。

原来这赵文华是很有来头的。他也是进士出身，初在国学，拜在内阁首辅严嵩门下，后来索性认了严嵩为义父，由此飞黄腾达，先是当通政使，不久因建议修筑北京外城而加官工部右侍郎，在浙江倭寇猖獗的日子里，他向嘉靖皇帝提出了一个荒唐的奏议，希望通过祭祀海神退倭寇，嘉靖皇帝本来迷信神鬼之道，居然准奏，他便以工部侍郎、钦差大臣身份来到浙江。他自恃有干老子严嵩在背后撑腰，根本不把总督张经和巡抚李天宠放在眼中，颐指气使、独断专行。偏偏张经又是个刚正不阿的骨鲠之士，不买赵文华的账，对他嗤之以鼻。赵文华憋了一肚子气，便事事掣肘，不断地写奏疏说张经和李天宠的坏话。李天宠深感忧虑，怕事情会坏到这个小人手里，张经总是哈哈一笑，不当回事，说小泥鳅掀不起大浪。

今天，李天宠又让沈四维多提醒她父亲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

尽管沈四维不以为然，还是答应了，向李天宠一拱手，要告辞回去复命了。

李天宠留她，你急什么？总不能饿着肚子上路啊！

沈四维不肯等，就让世伯给她带几块点心，边走边吃。

李天宠只得依她。正好，他这有糕囡，是他孙女刚买来的，糕囡是台州有名的小吃，孙女李芳菲一顿能吃一斤。

沈四维笑了，世伯把孙女都带上阵了？

李天宠说她是跑来玩，才十三岁，上什么阵。

### 三

嘉靖皇帝自从住进了西苑永寿宫，就不再上朝了。文武百官想见他一面比登天都难。不过，他虽迷信于道教，一心修玄，想

长生不老，却绝不是不理政务，朝纲是牢牢握在手中的。

永寿宫的布置，会让人误以为进了道观，设醮摆坛，经幡垂挂，香火缭绕，宫前还摆放着炉火熊熊的炼丹炉。

嘉靖皇帝朱厚熹四十七八岁年纪，人长得也算清秀端正，但由于他沉湎酒色又迷恋方术，脸色发灰，眼神黯淡，人很消瘦，显得精神倦怠，眼皮也是浮肿的。

宽大的道袍穿在他身上，更显出他的憔悴。恐怕在中国封建王朝中，在宫廷里也是一派道士打扮的，是绝无仅有的。此时他身穿八卦衣，头戴香叶冠，与一旁伴君的道士蓝道行没什么区别。

他醉心于方术，初时是暖殿太监崔文的引诱，那时嘉靖皇帝才十七岁，坐江山才二年。起初看“打醮”热闹好玩，竟迷恋上了道家之术，不久后，召来江西龙虎山道士邵元节，叫他求雨、祈雪，屡屡灵验，这难免是巧合，久旱不雨，不求也该下了，每年的降雨量大致有定数。邵元节大受嘉靖皇帝赏识，封他为“清微妙济、守静修真、凝元衍范、志默秉诚、致一真人”，给予他总领天下道教大权，朝天宫、显灵宫、灵济宫悉归邵元节管辖。又过几年，邵元节更加得宠，赐造“真人府”，赏紫衣玉带，邵元节感恩不尽，为嘉靖皇帝打醮求得皇子。嘉靖十五年后，世宗的妃子们果然一连为他生了几个皇子，嘉靖皇帝便破格任命邵元节为一品大员，加礼部尚书衔。邵元节死后，另一个叫陶仲文的芝麻官又成了嘉靖皇帝的御用道士，他善念咒画符，驱鬼禳灾，世宗先封他为“神霄保国高士”，不久又加封一串头衔：“弘烈宣教、振法通真、忠效秉一真人”，此人最后竟被封为少保兼礼部尚书，而后再升少傅、少师，仍兼少傅、少保，一人兼“三少”，那真是朱元璋创建大明王朝以来谁也没得到过的尊崇！

陶仲文死后，嘉靖皇帝又把道士蓝道行请入宫中。

别看嘉靖皇帝沉迷道教，一心想长生不老，却也怕失去江

山。他此时正抚弄着膝上的一只碧眼卷毛白猫，望着御座前蒸腾着蓝烟的八卦熏炉，漫不经心地问：“赵文华有奏疏？”

已过了古稀之年的首辅严嵩，倒是志得意满，精神矍铄，不异少壮，他长身瘦削，像根大鱼刺。瘦刀条脸，疏眉目，大嗓门，身穿一品绣有白鹤补子的蟒袍，却也滑稽地顶着香叶冠，那是皇上御赐，不敢不戴，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，他懂得投其所好的益处，他这么多年受专宠，是他揣度皇上好恶，也与他刻意讨好皇上身边道士有关。

他双手递上奏疏，免不了先替干儿子赵文华开脱，说他奉旨祭海神，已使海神佑我大明免受倭寇袭扰，可张经、李天宠却屡屡口出狂言，又无能退敌。

当然，一手遮天的严嵩毕竟也不敢过分粉饰太平，嘉兴、宁海、杭州正遭倭寇蹂躏，他无法隐瞒，他所能做的是，配合赵文华，把倭寇的气焰嚣张委过于张经。

嘉靖皇帝看过赵文华那份奏折，轻轻掷下：“又是告急！朕就不信，这倭寇就平不了啦！”

他骂张经无能，李天宠废物，也没放过严嵩的义子赵文华，斥责他白吃俸禄！他不是说祭海神可退倭寇吗？怎么连杭州、嘉兴都快陷落了？

严嵩早有“说词”在胸，他缓缓启奏圣上，说赵文华虽有钦差身份，可官阶比张经低，张经不把他放在眼里，文华让他打，他却阳奉阴违。在这里，他先把干儿子打扮成“主战派”，不敢与倭寇力战的反成了张经。

这与赵文华在奏疏里所说互为印证，最叫嘉靖皇帝恼怒的，是赵文华揭露了张经不敢力剿的“真正原因”：张经家在闽省，他怕剿倭太狠，树敌太多招致倭寇报复，所以只做表面文章，虚晃几枪以应付朝廷而已。这是浙江、闽省倭患蔓延的原因。

严嵩又不忘适时地提示嘉靖皇帝一句，不少御史、给事中已

不止一次弹劾张经了，理由大同小异。

嘉靖皇帝问起了浙江巡抚李天宠的态度。

严嵩一言以蔽之，与张经朋比为奸。

嘉靖皇帝眯着浮肿的眼睛问严嵩，依卿之见，该怎么办？

严嵩没有正面回答，他用悲天悯人的口吻道：“回圣上，苏州、杭州、台州一带百姓，盼望王师，年复一年，可张经手握江南重兵，却让百姓失望，天下怨声载道，都说朝中无人了。”

嘉靖皇帝显然恼了，他叫跟前的殿上太监马上去叫冯保来！

少顷，白胖、有一张油光光大脸的司礼监大太监冯保上来，跪下，叩见皇上。

嘉靖皇帝叫他去一趟浙江。回头叫严嵩票拟谕旨，他要过目。

冯保绝对不多问一句，“哪怕皇上让他去啃狗屎”，这是他的“口头禅”，他马上叩头领旨。

冯保得宠的秘诀是“绝对没有独立的思想”，而严嵩是必须让嘉靖皇帝相信他有谋略，而又想方设法把这谋略归功于皇上。这是严嵩七十多岁仍能专擅，执掌票拟大权的真正原因。

严嵩心里暗喜，知道张经快倒霉了，却显得面无表情。

#### 四

严嵩在嘉靖皇帝面前下蛆的当儿，王江泾大战已拉开了序幕。张经与俞大猷连夜出城，率兵急行军赶到王江泾埋伏起来。

李天宠统管水路，坐在帅船上，统领汤克宽部水师在水上行进。

卢镗依计，一反坚守城池不战的局面，率部大开嘉兴城门，与围城倭寇激战。但很快佯装败北，向王江泾方向溃逃。



倭寇紧追不舍。

此时明军水陆大军已形成对王江泾倭寇的包围，当卢镗“溃兵”退到伏击地时，忽然停下，稍事整理队形，立刻回兵发起攻击。

倭寇迎战，骤然间，号角阵阵，伏兵四起，马蹄声震耳，喊杀声惊天动地。张经、俞大猷伏兵从两侧杀来，倭寇陷入重围。

一时倭寇阵脚大乱，纷纷向水滨退却，又陷入了李天宠、汤克宽水师的围追堵截。

张经、李天宠身先士卒，在战阵中接连手刃倭寇。

俞大猷一边保护主帅，一边杀敌。

沈四维一身火红战袍、白盔白甲，使双剑，在倭寇群中冲突砍杀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
倭寇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溃逃，喊杀声震天。岸上的倭寇，丢下无数抢来的财帛和掠来的男女，向倭寇大苍船逃去，企图夺船出海。但被埋伏在那里的广西瓦士兵、广东狼士兵拦截，纷纷毙命。

水上的，大多数倭寇船只早被明军水师凿沉，或放火焚毁，身上着火的倭寇争相跳水，又被汤克宽水师向水中放箭，许多倭寇在水中毙命，水都成了血红色。

岸上，张经立马帅旗下，浑身沾满血污的沈四维纵马驰来，张经爱抚地望着她笑。

沈四维的目光是充满挑战的，似乎在问，父亲不会再说女儿上不了阵了吧？

张经的目光是赞许的，口里连连说“打得痛快”。

这一仗，从浙江登陆的倭寇几乎全军覆没。

当水陆战场烟尘散尽、呐喊声、战鼓声平息时，俞大猷过来向张经禀报，王江泾一役，歼灭倭寇两千有余，可以说倭寇无一生还。王江泾大捷是大明王朝受倭寇滋扰以来第一个大胜仗！